

## 語義運動與翻譯家的因時制宜——以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的「窈窕」為中心 [評論]

/ 洪濤

### 引言

漢籍英譯的起點是字詞訓釋，如果原著是古代經典如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則字詞訓釋更為重要，因為譯者面對的是遠古的作品，而古人所用之詞，其古義未必與後起之釋義相伴，譯者須用心揣摩辨別。不少先秦經典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極高，歷朝都有人重加疏解，但是，字詞訓釋的難題，就算譯者參閱名家箋註也未必能得到解決。

有時候，註釋本身反而會誤導讀者，因為有些註釋家以臆想解詩，或曲為之說以遷就己見；有時候，註本與註本之間說法頗有差異，莫衷一是。釋義問題之中，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語義運動這種現象。

形訓：「穴」形與「深居」

十九世紀英國漢學家理雅各 (James Legge, 1815-1897) 的《詩經》韻文譯本 (1876年) 中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是這樣表達的：

Modest and virtuous, loth herself to show,  
Where could be found, to share our prince's state,  
So fair, so virtuous, and so fit a mate?<sup>1</sup>

這裡，「loth herself to show」意即淑女「不願露面」，等於「(他人)不易得見」，這一層意思，Legge的譯本第二段表達得更明白：So hard it was for him the maid to<sup>2</sup> find! 我們讀了Legge的詩句，也覺得譯本把前因後果交代得頗為清楚：女方不願露面，男方自然難以求見。

在理雅各1871年的譯本(散體譯本)上，我們看到他用了The modest, retiring, virtuous, young lady來翻譯「窈窕淑女」。那個retiring, 意即「引退」，相當於韻體譯本(1876年)中的 loth herself to show.

問題是，「窈窕」的語義是「退隱不出」嗎？

二十世紀英國翻譯家Arthur Waley的《關雎》英譯，起初(第一章)是用lovely來翻譯「窈窕」的<sup>3</sup>，但是，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的「窈窕」，他改用shy來翻譯。照常理，lovely和shy，又不是同義詞，那麼，Waley下面不用

lovely, 而改用shy, 道理何在? 如果shy才是正確的, 他為甚麼不把lovely也換掉呢? 其中, 似乎有耐人尋味之處。莫非Waley本人也把持不定?

到了一九七一年, 另一位英國翻譯名家Arthur Cooper譯「窈窕」時也用了shy。<sup>4</sup> 二十一世紀的「窈窕」英譯, 同樣傳達「幽居不出」的語義。這時, 「窈窕淑女」給人一種神秘感。以下舉兩位海外譯家為例。

二零零七年J.P.Seaton的譯本中,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譯文: 「Hid, like an omen, in seclusion that mild <sup>5</sup>maiden.」那個seclusion, 是隱居的意思。

二零零八年, 美國翻譯家David Hinton翻譯《關雎》時, 他把「窈窕淑女」表陳為「That fine lady, exquisite mystery.」此句中mystery當然有神秘之義。

或問: 「窈窕有『幽居、神秘』之義嗎?」為甚麼會譯成這樣呢? 我們不能代替譯者回答, 但是, 我們披閱漢語文獻, 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的。

清人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說得最為直白: 「窈窕二字從穴, 與窳、窩等字同, 猶後世言深閨之意。」<sup>7</sup> 這是按照文字的外形來解釋, 屬於「形訓」。

這說法的源頭, 很可能是東漢經師鄭玄(127-200)。《鄭箋》說: 「言後妃之德和諧, 則幽閒處深宮, 貞專之善女, 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。」所謂「處深宮」, 不見於《毛傳》, 實是鄭玄所添。唐朝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進一步解釋: 「窈窕者, 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, 故箋言幽閒、深宮是也。傳知其然者, 以其淑女已為善稱, 則窈窕宜為居處, 故云: 幽閒, 言其幽深而閒靜也。」<sup>9</sup> 他說「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」, 看來, 「窈窕」二字竟是形容「宮」而不是形容「淑女」本人!

唐人也有用「窈窕」來形容建築物的, 如盧照鄰《雙槿樹賦》: 「紛廣庭之羣靡, 隱重廊之窈窕。」<sup>10</sup> 又如宗楚客詩: 「窈窕神仙閣, 參差雲漢間。」<sup>11</sup> 又如張說《道家四首(奉敕撰, 四首之二)》也寫道: 「窈窕流精觀, 深沉紫翠庭。」見於《全唐詩》卷八十七。明代小說《西遊記》第八十二回: 「縈回曲徑, 紛紛盡點蒼苔; 窈窕綺窗, 處處暗籠繡箔。」<sup>12</sup>

由此可見, 漢代以後, 「窈窕」固然常用來形容人, 但是, 以「窈窕」形容居所, 也是後繼有人。近人陳子展(1898-1990)的《詩經直解》就採用近乎《鄭箋》一類的解釋。陳子展的白話翻譯是「幽閒深居的好閨女」。<sup>13</sup>

如果我們不知道訓詁歷史, 那麼, 「窈窕」英譯中的retiring, loth herself to show, shy, seclusion, mystery等等, 是不大好理解的。

語義運動: 「深居」的反面 張揚顯露, 其狀妖冶

上段我們提到「窈窕」被解釋為「深居」, 可是, 歷史上, 「窈窕」衍生出一種截然相反的語義: 窈窕者, 張揚顯露, 其狀妖冶, 而不是深居簡出。

早在東漢, 班昭(約45-117年)《女誡》就說: 「禮義居聚, 耳無塗聽, 目無邪視, 出無冶容, 入無廢飾, 無聚會 輩, 無看視門戶, 此則謂專心正色矣。若夫動靜輕脫, 視聽陟輪, 入則亂髮壞形, 出則窈窕作態, 說所不當道, 觀所不當視, 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。」這段文字收入《後漢書》。唐朝章懷太子李賢(651-684)的註將這個「窈窕」解釋為「妖冶之貌也。」<sup>14</sup> 這裡, 我們看到「窈窕作態」成為「專心正色」的對立面。

李賢的註釋, 不知有何依據。但是, 審視那《女誡》的上下文, 我們應該會同意, 窈窕解作妖冶, 是切合語境的。況且, 晉郭璞(276-324)《方言注》卷十也說: 「窈窕, 冶容。」<sup>15</sup> 《方言》卷十有「窈」字, 若單論此字, 《說文》說: 「窈, 深肆極也。」然而, 在南方沅湘之間, 「窈」表「淫」義。《方言》卷十: 「遙 窈, 淫也。九疑荆郊之鄙, 謂淫曰遙, 沅湘之間謂之窈。」<sup>16</sup>

筆者發現, 有的譯者將《楚辭 山鬼》篇的「窈窕」翻譯為makes elaborate gestures。這應該就是指「擺弄姿勢」、「冶容」。<sup>17</sup>

這種著眼於「姿/gestures」的解釋, 溯其淵源, 可以追至東漢。王逸為《楚辭 山鬼》「子慕予兮善窈窕」下註釋, 說: 「言山鬼之貌, 既以姱麗, 亦復慕有善行好姿, 故來見其容也。」<sup>18</sup>

由於「子慕予兮善窈窕」的上下文沒有其他細節, 所以, 「窈窕」即「好姿」之說, 後人未必接受。例如, 我們看到陳子展(1898-1990)的白話翻譯與王逸的解說大相徑庭。陳子展不理會王逸的解釋, 他堅持「窈窕即閒靜」一說, 他的白話翻譯是「您愛我啊幽閒專靜得好?」<sup>19</sup>

另一方面, 王逸所說的「好姿」, 似無貶義, 因為「姿」也可以是「姿色」、「姿容」, 是中性詞。可是, 後世解釋「窈窕」二字時, 似乎偏向「弄姿」, 而且註釋家往往用貶義詞來釋義, 例如: 晉人郭璞用「冶」字, 而唐朝李賢所用「妖 冶」二字皆有負面義。這樣累積下來, 「窈窕」就頗有貶義了。

郭璞和李賢都用到「冶」字。事實上, 在漢語中, 「冶」字常用於「以色媚人」的語境, 如李斯(前280年-前208年)《諫逐客書》寫到「隨俗雅化, 佳冶窈窕, 趙女不立於側也。」<sup>20</sup> 這類女人, 一般而言, 身份較為卑下。

關於「冶」字的負面意義, 我們可參看清代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

「冶」字條的解說：「《易》『野容誨淫。』陸德明本作『冶容』。按：野、冶，皆蠱之〔假〕借也。張衡賦言妖蠱。今言妖冶。』<sup>21</sup>可見，以「冶」字釋「窈窕」，負面意義是很明顯的。

到了明朝，「窈窕」二字被用來形容潘金蓮。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四回、《金瓶梅詞話》第九回寫道：「眉似初春柳葉，常含著雨恨雲愁；臉如三月桃花，暗帶著風情月意。纖腰嫋娜，拘束的燕懶鶯慵；檀口輕盈，勾引得蜂狂蝶亂。玉貌妖嬈花解語，芳容窈窕玉生香。」<sup>22</sup>最後一句中那個「窈窕」，絕對不是「深居」之義，尤其是「芳容窈窕」正與「玉貌妖嬈」前後呼應。那「妖」字，和「冶」一樣，都不是好字眼。

筆者相信，到了晚明，「窈窕」二字若不和「淑女」「佳人」之類連用，它的語義可能偏向於稍具貶義的「弄姿售色」方面。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第八十回回目的是「潘金蓮售色赴東床」，其中「售色」二字施於「窈窕」潘婦，真是一針見血！<sup>23</sup>潘金蓮的「窈窕」，譯家直用enticing來表述，含「色誘」之意。<sup>24</sup>

## 結語

從上文所引諸例可見，先秦的「窈窕」與晚明的「窈窕」可說是其義背反。前者，鄭孔等人理解為「深居」，後者，卻是色相外露，有不安本分之意。然而，《鄭箋》之前的《毛詩故訓傳》，只說「窈窕」意為「幽閒貞專」。<sup>25</sup>

筆者印象之中，描述居處之「窈窕」，當世（二十一世紀）已甚稀見。表示美色媚人的「窈窕」則頗為常見。此消彼長之跡，頗為明顯。

總之，譯者倘能追 語義運動的軌跡，因時制宜，於譯事必有助益。

1. James Legge, *The She King; or,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* (London: Trubner & Co., 1876), p.59.

2. 後文另一個「窈窕淑女」，Legge譯為The maiden modest, virtuous, coy, is found. 其中coy最常用作表示「害羞」。此詞實亦有「退隱」義。參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.

3. Arthur Waley 的譯文開頭是：“Fair, fair”, cry the ospreys /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. /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, / Fit bride for our lord.”見Waley, *The Book of Songs* (New York: Grove Press, 1960), p.81.

4. John Minford and Joseph Lau (ed.), *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; 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00), p.88

5. *The Shambhala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*. Translated by J.P. Seaton; with additional translations by James Cryer (Boston: Shambhala, 2006), p.11.

6. David Hinton, *Classical Chinese Poetry: an Anthology*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2008), p.60.

7. 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，1963），第16頁。

8. 關於「形訓」，參看馮浩菲：《毛詩訓詁研究》（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8），第132頁。周光慶：《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），第230頁。

9. 龔抗雲等整理：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 毛詩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第4冊，第28頁。

10. 盧照鄰撰，任國緒箋注：《盧照鄰集編年箋注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，第29頁。任國緒認為此處「窈窕」二字意即「深遠貌」。參看此書第30頁。

11. 宗楚客：《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遇雪應制》，見於王夫之：《唐詩評選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7），第91頁。又，黃節（1873-1935）指《魯靈光殿賦》中的窈窕二字「訓幽深」。參看王節：《詩旨纂辭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），第9頁。

12. 吳承恩：《西遊記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9），第1050頁。

13.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3），第2頁。

14. 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，見《前四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第722頁。（原中華書局版第2790頁。）

15. 戴震：《方言疏證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第十卷第三葉反面。又，華學誠匯證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第659頁。

16. 魯仁編：《中國古代工具書叢編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第五冊《方言箋疏》，第358頁。

17. Shen Yu-ting的翻譯是：“She longs for me, makes elaborate gestures”，參看R.Payne, *The White Pony,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* (London: Allen and Unwin, 1949), p.96.

18. 洪興祖：《楚辭章句補注》（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9），第78頁。

19. 陳子展：《楚辭直解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8），第109頁。

20. 引自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八十七《李斯列傳》第二十七。見《前四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第644頁。（原中華書局版第2543頁。）

21.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），第570頁。

22. 引自梅節：《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7），第116頁。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四回中，這段文字大同小異：「暗帶著風情月意」，《水滸傳》作「暗藏著風情月意」，見《水滸傳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9），第309頁。

23. 皋鶴堂批評本的評者拈出「售色」二字，評為「大筆如椽」！近人巴金的作品中也有「擦脂抹粉賣妖嬈」這樣的話。

24. 《金瓶梅詞話》中「芳容窈窕玉生香」一句，美國翻譯家David Roy的譯文是：Her fragrant visage is enticing, a jade that exudes its own bouquet. 參看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vol.1, p.174. 25. 學術界一般認為，《毛詩故訓傳》成於秦漢之間。也有人認為成於西漢。

25. 學術界一般認為，《毛詩故訓傳》成於秦漢之間。也有人認為成於西漢。